

1937年8月某日,一辆从奉化溪口开往宁波的“别克”小轿车,在途中突然冲出车道撞向路边的坟墓上,坐在车上的两个女人受到了伤害:一个是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,她被碰掉了牙齿;另一个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之妻,身怀六甲的她落得个胎死腹中。

这辆车是蒋经国的“座驾”,肇事后司机蒋瑞祥就被辞退了。接着来了一位年轻的新司机,他就是毛宁邵。此后,毛宁邵跟随蒋经国从溪口到南昌,又从南昌到赣州,时达七八年之久,成了蒋经国军政生涯中的第一位司机。



蒋经国夫妇与儿子孝文在江西

蒋经国军政生涯的第一个司机

毛福梅亲自“面试”儿子的司机

毛宁邵是奉化溪口岩头乡石门龙头村人,家里祖祖辈辈都靠种田为生,可他在22岁时却离家外出学会了开汽车,第二年就到宁波的鄞奉长途汽车公司当了司机。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毛懋卿是蒋经国的嫡亲舅舅。蒋瑞祥出事被辞退后,蒋经国的母亲便要她兄长毛懋卿尽快找个司机去接替,条件是人要老实稳重,开车本事要好。毛懋卿即囑公司车务毛文亨去办这件事。“毛文亨一眼就看中了我,并给我写了一张介绍信,叫我抓紧动身去溪口,到了溪口先去见毛夫人。”

毛宁邵到溪口一见毛福梅便连忙说明来意,并把介绍信递过去:但毛氏接过后看也不看,而是先问毛宁邵是哪人,以前在哪里做事。“听我一作了回答后,她满意地笑了起来,说‘那就好,你就留在这里给经国开车吧!’然后就让人领我去‘小洋房’见蒋经国。”

见来了新司机,蒋经国很高兴,赶紧上前握住毛宁邵的手,连声说:“来得好!来得好!”接着就带毛宁邵去看他的那辆“别克”轿车。“看得出,他很喜爱这部车子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是蒋介石特意派侍卫长王世和到上海买来给蒋经国专用的。”

毛宁邵回忆说:“蒋经国与我同年,也是1910年出生。他中等身材,脸胖乎乎的,长相很像他母亲。那时蒋经国年轻力壮,性格开朗,整天埋头读书写字,对他来说确实也是很艰难的事情,因此一到课余时间,他就会出去寻找点开心,不是打着赤脚下河捉鱼,就是带几个人一起去爬山,有时索性叫我开车送他到宁波市区或者奉化城里游玩。”

蒋经国喜欢自己开车

1937年9月间,蒋经国要离开溪口去江西南昌了。中秋节过后,蒋经国踏上了去江西的旅程。此行人数众多,“除了他们夫妇俩和3岁的儿子乘坐在我开的‘别克’轿车上,还有一批随从和护送人员,其中有蒋经国的表弟竺培风,专程从南京赶来管交通的蒋介石侍从室组组长袁广陞,还有原先就派在蒋经国身边的三名侍卫官,七八名便衣卫士和军衣卫士,加上两个保姆、一个厨师。一路上浩浩荡荡,很不寻常。”

到了南昌以后,“头两三个月,蒋经国没有工作,闲着无事,就到处走走看看。这段时间我也比较轻松,因为他经常是步行外出,也不带随从。直到过了年,也就是1938年上半年,蒋经国才有了职位,一下子就当了江西省保安处少

将副处长,接着又兼任新兵督练处处长,专门负责对新征来的壮丁进行集中训练。从此他用车的时间多了,我也就忙了。”

毛宁邵说,“平心而论,蒋经国待我不错,一直很尊重,也很信任我,私下里彼此甚至不分上下,直呼其名。但我还是心有不安,曾经产生过离他而去的念头。”

原来,蒋经国会开车后,常常要过一把开车瘾,到南昌之后,他曾一度以步代车,但不久又旧瘾复发,而且经常独自开车外出,也不告知去向。此外,当毛宁邵开车时,蒋经国总喜欢坐在旁边的副驾驶座,有时索性要毛宁邵让他开。可行车途中一碰到意外,他往往又不知所措。

“有一次去外地,他一上车就把住了方向盘,我只好闲坐一旁。他正在兴头上,车开得很快,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看见前面路上出现了一伙当兵的,他竟慌了手脚,连鸣笛、减速都来不及,车就从人缝中穿了过去,好几个当兵的当即被撞翻在地。没有被撞倒的就朝天开枪,想把车子拦下来。这下蒋经国更慌了,便加大油门飞也似的向前逃,直到开出很远才让我开。”

一想到这些险情,毛宁邵难免心有后怕。不久,毛宁邵就以搭便车回家探亲为名,向蒋经国请假回奉化,打算一走了之,不再回来。岂料在家才半月出头,蒋经国就打电话催他速回南昌了。“毛夫人知道后也再三说好话,还一再叮嘱我:‘经国你要多多关照。’碍于情面,毛宁邵只好又回到了蒋经国身边。”

孝子蒋经国千里奔丧

蒋经国对母亲的感情之深,令毛宁邵难忘。“还是在南昌的时候,蒋经国就常常想念他母亲,也许是思母心切之故,有一天已经吃过晚饭了,还要我开车送他回溪口,说要去探望母亲。”

蒋经国到赣州后,曾多次想把母亲接来孝养,只因他母亲不肯远离故土,使他一直未能如愿。1939年农历十月下旬,赣州被服厂厂长宋继修要出差去上海,宋是蒋经国的表兄,蒋便囑他办完公事后去一趟溪口,把母亲接到赣州来住一段时间。这位表兄满口赞同。谁知他有搓麻将的嗜好,出差在外照搓不误,以致迟迟未到溪口。不料十一月初三日寇飞机突然轰炸溪口,毛氏竟被炸坍的屋墙压死。噩耗传来,蒋经国失声大哭,悲痛欲绝,当即决定奔丧溪口。“他边哭边对我说:‘宁邵,你快准备一下,我们明天就走。’”

第二天一清早,毛宁邵便驱车上路,载着蒋经国夫妇和他们的儿女,一刻不歇地奔驰,“沿途过了上饶、龙游、金华等好几个渡口,从赣州到溪口有一千多公里路程,只用了一天多一点时间就到了。可能是旅途疲劳加上

悲伤过度之故,蒋经国一见到母亲的尸体就哭得昏了过去。”

丧事由蒋经国一手操办,起灵出殡之后,他又写了“以血洗血”四个大字,请石匠刻在石碑上,立在他母亲遭难处,表示要向日寇讨还血债。

毛宁邵从此断了“别克”缘

1945年初,日寇从吉安、泰和引兵侵犯赣州。蒋经国接到情报后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,一再表示:“我们绝不逃亡,假若敌人踏入赣南,我们将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日寇拼到底。”就在大敌当前的非常时刻,毛宁邵和相恋中的京剧团青衣旦角演员牛艳云结婚了。他俩决心在战乱中风雨同舟,患难与共。“蒋经国对我们的婚事很关心,尽管当时形势危急,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重,但还是出席了我们的婚礼,不仅当了主婚人,而且还在婚宴上向我俩祝酒三杯。当时我确实很感激,很感动。”

1945年元月下旬,日寇已从遂川逼近赣州。此时,蒋经国接到蒋介石来电,要他“速即撤离赣州直飞重庆。”在一队武装卫士的护送下,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儿女,乘上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到重庆去了。

毛宁邵说,在驱车送蒋经国去机场的路上,他特地关照我:“宁邵,‘别克’你要管好,今后你到哪里,就把车开到哪里。”

当时蒋经国的姑妈蒋瑞春一家都在赣州,蒋经国一走,他们不免心慌意乱,便急于逃离赣州。“我就开着‘别克’先把他们转移到安远山区,后又从安远转去寻乌,但因公路不通,‘别克’无法开走,就只好在安远就地搁置起来。”不久,抗战胜利了,几经周折,直到1946年3月毛宁邵才把“别克”开回赣州。同年夏天,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抵赣,毛宁邵接到赣州代理专员杨明通知,又开着“别克”迎来自送,东奔西走,直到三天后蒋氏父子离去。

不久,蒋经国又打电话来了,说他正在奉化,要毛宁邵把“别克”开到奉化去。毛宁邵就把车开到宁波,先交给了毛懋卿,想就此脱身了事。谁知毛懋卿却说蒋经国到上海去了,“他在上海等你”。毛宁邵推说先要回溪口岩头家里看看,然后再去上海。就这样,他把“别克”停放在毛懋卿家里,连忙赶去老家转了转便径直赶回了赣州。“送走‘别克’之后,我虽然也还是靠开车谋生,但是过得安安定定,再也无牵无挂了。”

解放后,毛宁邵一直生活、工作在赣州,直到退休。1996年10月,毛宁邵因病医治无效而告别人世,享年86岁。

赵德章/文 摘编自《世纪》

王亮今年16岁,几年前,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王亮被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倒了,他也由此知晓了一个秘密——10多年来将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父亲,竟不是他的亲生爸爸,他是一个刚出生就被扔弃的弃婴!几个月后,有个自称是妈妈的女人果然来到了王亮身边,并在此后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来延续孩子的生命。不久前,一个更大的秘密才真相大白,这个女人实际上也不是王亮的亲妈妈!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假妈妈的真爱 唤醒沉睡亲情

含辛茹苦养大的弃婴竟患骨癌

王忠厚的家在四川雅安市思盐乡铜头村。23岁时,王忠厚去了山城重庆做棒棒,2年多后,他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,身受重伤。更要命的是,医生说他的生育能力将受影响!王忠厚伤愈后又去了重庆,花了很多钱,病也没有治好。

1994年9月的一天,王忠厚正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揽活,有个叫吴锦兴的同乡突然跑来对他说:“我表姐刚生了一个娃,她想要抱给别人,你愿不愿意收养?”王忠厚一口答应了。下午,吴锦兴便和一个女人将孩子送来交给了王忠厚。王忠厚接过孩子,他于第二天便回了雅安。

王忠厚给孩子取名王亮,父子俩从此就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。2008年9月,王亮刚上初二,有一天打完篮球后,他突然感到左腿的踝关节有些疼痛,10多天后越来越厉害,他才告诉了王忠厚。王忠厚急忙将儿子送到思盐乡卫生院,医生检查后建议转送去雅安,王亮最终在雅安市人民医院被确诊为患上了骨癌!

此后,王亮的病情开始了恶化,时而昏迷、时而清醒。王忠厚知道,留给孩子的时间也许不多了,可纠结在他心里的一件事是,要不要在这时把真实身世告诉孩子呢?王忠厚左思右想,他决定去找吴锦兴商量。王忠厚找上门,吴锦兴却面带难色:“忠厚,我老实对你说了吧,送孩子给你的田玲其实不是我表姐,我只知道她的家住在重庆的临江门,是在一家纺织厂工作……”

吴锦兴答应去重庆走一趟,找到田玲。几天后,吴锦兴带回来的消息却是,田玲一家早已搬走。2008年12月23日,王亮昏迷后又一次苏醒,王忠厚鼓起勇气说:“亮亮,爸爸有事对你隐瞒了10多年……”王亮打断了他的话:“爸,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,我其实很早以前就知道我是你收养的……”那一刻,王忠厚泪如雨下。

“亲妈妈”原来不是亲妈妈

2009年1月的一天,吴锦兴突然闯进病房:“田玲找到了!”

原来,纺织厂倒闭后,田玲便回到家乡安岳创业,她和丈夫从做服装生意起步,已打拼下了几百万资产。几天前,田玲去重庆洽谈生意,走访纺织厂的姐妹时听说了王亮身患绝症的消息。

第二天,田玲果然就出现在了王亮的病房里。几天后,王亮转院到了四川省人民医院,并在此后2个多月接受了3个疗程的化疗,所有的花费都是由田玲负担的。2009年4月,王亮的病情有了好转,医生同意让他回家休养。

回家半月后,王亮的病情突然恶化。田玲叫王忠厚把儿子转院到雅安。医生说出一个极坏的消息,由于癌细胞转移,孩子将面临截肢!在王忠厚和田玲的坚持下,医院决定放弃截肢,改为王亮做骨髓移植手术,可到哪里去找能配型成功的骨髓呢?

王忠厚问田玲:“亮亮也是你丈夫的儿子,能不能让他……”谁知道田玲听后,却说出了另一段让人震惊的故事。

原来,王亮的亲生母亲叫刘思

雨。当年,刘思雨就读于重庆某高校,她的家在成都,外婆则住在安岳,和田玲的娘家是邻居,田玲因此认识这个女孩。1992年,刘思雨到重庆上大学,她的母亲就委托田玲照顾女儿。1994年夏天,刘思雨挺着大肚子找到田玲说,她怀孕了,医生说由于已怀孕8个多月,不能再做人流手术了……这年9月,刘思雨生下孩子后,恳求田玲帮她找个好心人把孩子送出去。一天,田玲找来吴锦兴把家中的废品扛出去卖,偶然听这个到重庆揽活的小伙子说,他有个同乡很想收养孩子,田玲便将刘思雨生下只有10多天的孩子抱给了王忠厚……

得知当年送走的孩子患上了绝症,田玲首先就想找刘思雨。几经周折,田玲在成都府青路一家茶楼见到了刘思雨,刘思雨刚一见到田玲就从挎包里摸出了4万元钱:“田姐,拜托你把这些钱交给亮亮的养父,叫他拿去给亮亮治病。要不够,我再想办法。”田玲怔怔地看着刘思雨:“你难道不打算去看看孩子吗?”刘思雨摇摇头说,她不能让丈夫知道这件事,要不另一个孩子也会失去完整的家。

大义男子慷慨救助没有血缘的儿子

几天后,王亮已开始出现并发症,田玲急忙将他转院到华西医院。2009年5月19日,田玲再次找到了刘思雨,刘思雨竟冷冷问道:“这个娃娃又不是你生下的,你为什么非要用来打搅我的生活?”田玲愤怒了,她抬手打了刘思雨一个耳光。

这天晚上,在医院的田玲接到了刘思雨打来的电话,她说想要到医院看儿子!而更加让田玲和王忠厚没想到的是,第二天上午出现在病房里的还有刘思雨的丈夫胡晓东!

胡晓东曾在成都东郊一家电子管厂做技术人员,下岗后几经打拼在磨子桥电脑城做起了品牌电脑的代理商。胡晓东和刘思雨有个13岁的女儿,生活原本平静而幸福。可近来,胡晓东发现妻子有了变化,沉默寡言,甚至时常精神恍惚,双眼发呆。胡晓东不止一次问妻子,是不是遇上了什么事?但刘思雨从不回答,她害怕说出了王亮的事就会失去丈夫和这个家呀。这天早上,见过田玲后,刘思雨终于忍不住向丈夫和盘托出了自己隐藏已久的秘密。震惊之余,胡晓东当即决定,出手相救妻子的另一个孩子。

很快,医院便安排刘思雨和王亮做了骨髓配型,结果并不理想。于是,胡晓东主动提出让女儿来做配型。2009年6月21日,两个孩子的骨髓配型结果出来,各个点位完全符合,他们的骨髓移植手术于7月19日在华西医院施行。

王亮在手术后康复得很快,刘思雨和丈夫决定把王亮接回家。王亮毕竟15岁了,对于刘思雨一家的慷慨,他一直心存疑惑。一天深夜,王亮在熟睡中感到有人在为自己整理被子,迷迷糊糊中,他听见刘思雨自言自语:“儿呀,对不起,妈妈没能照顾好你……”所有的疑问在那一刻都有了答案。

现在,王亮的病情十分稳定。刘思雨已与丈夫商量,打算秋天就送儿子去上学,让他在成都重读初二,他们还准备把王忠厚也接到成都。

(文中除王忠厚和王亮外,其他人均为化名)张陶 杨嘉利/文